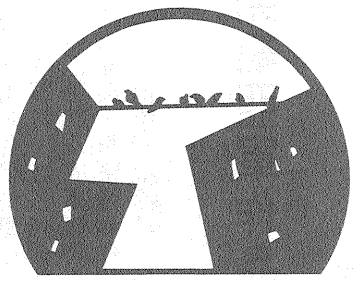


# 橋



地址：香港堅道明愛中心五〇二室  
香港北角建華街三十號聖猶達堂  
九龍窩打老道一三〇號教區牧民中心  
電話：5-8101104 / 5  
5-665019, 5-665020  
3-366523, 3-388485

24  
季刊

一九八六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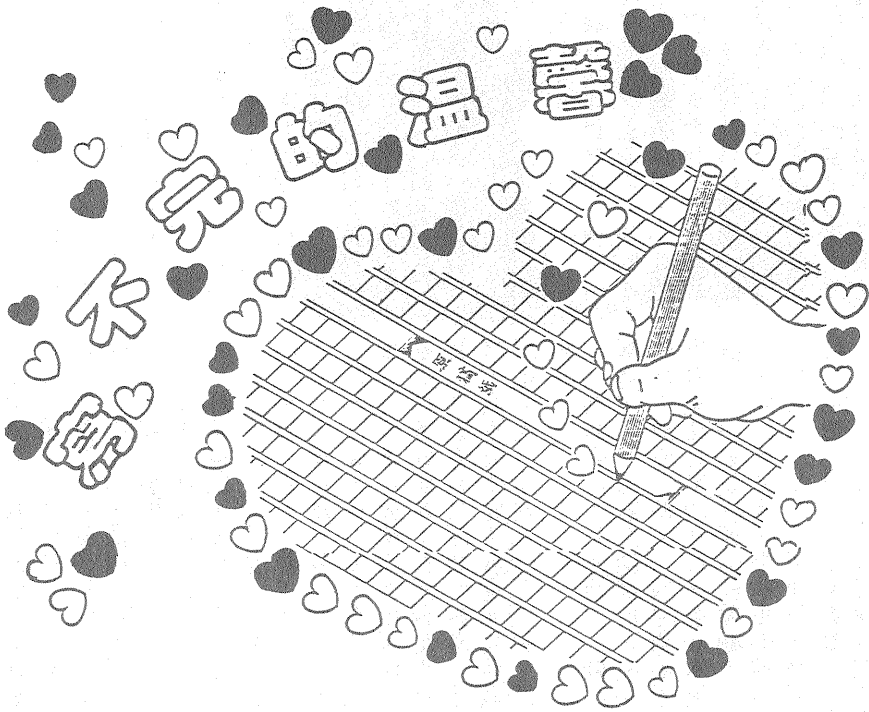
非賣品

第一版

## 「寫不完的溫馨」

### 第二屆徵文比賽

#### 公開組與學生組得獎作品



#### 公開組冠軍作品

### 一束康乃馨

劉盈

一覺醒來，窗外陽光普照，小客廳裏掛在窗框上的那籠相思唱個不停。實在是一個可愛的初夏早晨。今天是五月份的第二個星期日，正是做母親的大日子，可惜對我這個倒霉的母親來說却毫無意義。思想後，唯有機械地走進廚房沖了一杯奶茶，獨自坐在沙發上飲用。扭開電視，却完全不知道螢光幕上播出來的是甚麼節目，正在百無聊賴之際，門鈴好像在響，這時候應該不會有人到訪吧！可能是自己聽錯了，但還是循例走向門眼處張望，看見門外站着一個陌生的年輕女孩子，手上捧着一束鮮花。大概她找錯了地方。於是打開門隔着鐵閘打算問她找誰，這個外表溫文的少女却先發問：

「請問尊太在家嗎？」  
「我正是。」  
「伯母，我是寧曉明的舊同學，這是她托我帶給您的。」  
曉明，這個親切而傷透我心的名字，此刻聽到有人提起她，心中份外緊張。於是急忙拉開鐵閘，這個女孩子有禮地將花交給我，隨後又從她的手袋裏拿出一個淡黃色的信封，也交到我手上，然後說道：  
「我最近去三藩市旅遊，順道探望曉明，前天才回來。」  
真是喜出望外，於是立即邀請她進來坐，準備與她細談了解一下女兒在那邊的近況。但她却道：  
「曉明很好，她請您不必掛着她。我還要趕回家跟媽媽和爸爸一起喝茶去。伯母，我改天再來探望您吧！」  
在今天來說，這個理由相當充份，我只向她道謝，再也不好意思強留了。

關上了門，端詳了一會手上的鮮花。是一束大朵的粉紅色的康乃馨襯着白色而嬌小有緻的滿天星，這是我所喜歡的配搭。過去明明在香港時，每逢我生日及母親節，她都送這種花給我。現在這種我所鍾愛的鮮花又再呈現在我的眼前，而且是開得那麼美麗而燦爛。心中突然間升起一股暖流，剛才的那種落寂傷感情懷一掃而空。  
將花輕輕放在枱上，急不及待地站着便將信封拆開，裏面有一張母親節咭和一封信。  
「親愛的媽媽：  
我含着淚寫這封信。新婚的生活本來是十分甜蜜快樂的。史提芬對我十分好，我們志同道合。但是仍然無法彌補我在另一方面的遺憾。幾個月來我寫了幾封信給您仍然收不到回音，上次信內所附的滙票是否收到？幾次很想撥個電話給您，但却害怕您聽到我的聲音便立即將電話掛上。只好打消了原意。  
回想媽媽與我相依為命的日子，自爸爸去世後，您將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只可惜我的一個抉擇便似乎將您的所有希望粉碎。我感到歉疚，但却始終不承認自己不孝。我只是為自己的幸福違背了您的意願吧！除了他的國籍未符您的理想外，我實在找不出在其他方面會令您失望。媽媽我已經作了最後的選擇，您又何必太固執呢！……」

「您還是那麼倔強的語氣！但自己也得承認，她講的都是事實。洋女婿是明明在美國唸大學時的系講師，年青有為。據過去女兒來信及一些從舊金山回來的親朋說：他對學術很有鑽研精神，甚得同事和學生的愛戴。約在大半年前，明明屢次來信請求我准許她跟他結婚，我這個傳統的中國女人，只要是聽到女兒選擇的對象是非我類族，其他的條件早已置諸不理，於是立即三番四次追信過去極力勸阻，語氣十分強硬。記得最後一次明明打電話過來，大家破例地在電話吵起來。我斬釘截鐵地說：  
「你要跟他結婚，以後別再叫我做媽媽。我沒有你這個不孝的女兒。」  
此後，自己氣憤了一段頗長的日子，她結婚時我這個做母親的，竟然沒有過去主持婚禮。廿多年來，自己對這個獨生女兒苦心栽培，她也勤奮好學，成績一向優異。樣貌文靜清秀而略帶幾分偏強。心想

#### 中學組冠軍作品

### 爸爸媽媽我想告訴你們……

陳美娟

你們記得嗎？當我幼小的時候，我總喜歡躲在你倆的懷抱，而你們也熱烈地伸出雙手來擁抱我，互相傾訴彼此的秘密，不管是歡欣的或是憂愁的，你們都會一一聽取，為我分擔喜與憂。聽到我說一些有趣的事情，你們會為我的高興而高興，雖然不是捧腹大笑，但從眉目之間，我可以看出你們真正的喜悅。我們的家境並不富裕，家裏沒有傭人，媽媽整天忙於打理家務，忙得連腦子也昏了。但是，你從沒有疏忽照料爸爸和我，天氣冷了，你不忘叫我們加衣。你只會為我們添置新襯衣，而你自已則只穿那一兩套舊衣服，你從不刻意去修飾自己的外表。當你渡過四十歲的生辰時，我為了使你得到一份意外的驚喜，我拿了積蓄去買一個皮手袋給你。在你接過禮物的一刹那，我是

她大學畢業後，回港找個理想對象並不難吧！但却萬萬想不到，她所選擇的丈夫會是一個洋人。女兒不聽話，自己的憤怒心情旁人實在難以體會。當時親朋戚友的善意勸解一句話也聽不入耳。後來情緒逐漸冷靜下來，隨之而來的便是一連串的哀傷，實在後悔過去太衝動，將事情鬧僵到無法轉彎的地步。但基於做母親的尊嚴，仍然要表示強硬，她婚後的來信一概只看不覆。  
「……婚姻生活再幸福，丈夫對我再好，也填補不了您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媽媽，請容我說一聲，您永遠是我所敬愛的媽媽。」  
讀到這裏，淚水像斷線般簌簌落下，滴在信紙上，也許我倆的淚水已經混和在一起了。此刻的心情，不知是悲還是喜。突然間電話鈴響了起來，拿起電話筒便聽到一把清脆的聲音在呼喚：  
「媽媽，收到我的花嗎？」  
我愈是想止住淚水，回答她的問話，但却愈是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簡直像山洪暴發，泣不成聲，再也無法聽到女兒在遠方對我說些甚麼了。

(接第一版)

時間去勸導我，然後吩咐我自我檢討。那時，我覺得很不耐煩，對你們所說的話，只是支吾以對，心中暗罵你們囉唆。現在回想起來，自己確實是過份了。倘若沒有了當天你們對我的教導，也許今天我已經是一條社會的寄生蟲了。

又記起念小學的時候，有一位同學，因為考取了優異的成績，他的母親連忙把獎狀掛於廳前，並大讚了他一番，這是他自豪地向同學們說的。我聽後，心裏羨慕不已，立志要向這位同學學習，希望考到理想的成績，博取你們的歡心。結果，在小六學期終，我名列前茅，與高采烈地把獎狀及成績報告表捧到父親你的面前，盼望得到你的褒揚；可是你的反應却很冷淡，只是

淡淡地說我今次表現得雖然不錯，但不要因此而自滿，因為我面前還有一段漫長的路途要走。當時，我的感覺像被淋了一盆冷水，得不到你的讚賞不特已，反而吃了一棒悶棍。我很懷疑你是否疼我、愛我。

從小我的健康就不大好，時常患病。有一次，我發高燒，媽媽在床邊悉心照料，總是不捨得離開，我心裏覺得萬分慚愧，慨嘆自己永遠是個負債的包袱。我催促媽媽回房休息，你老是不願意，我唯有佯裝熟睡，你替我蓋好被子，輕輕撫了我的額才慢慢躡足而去。當時我的眼角已藏着一滴滴的淚水。我還隱約聽到房門外的聲音：「孩子怎麼樣？有沒有減退熱度？」有人回答：「總算睡着了，但是仍然沒

有退熱，真的叫人擔心。」我的淚水就不期然的掉到枕邊去。

爸！媽！你們的女兒長大了，近這幾年間，我再沒有在你們的懷抱中撒嬌，而互相傾訴的機會也逐漸減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似乎是拉遠了，不像以往那般接近。不過這並不代表我討厭你們，不再需要你們的關懷及尊重你們；反之，我們之間有更深厚的愛，不是用言語去表達。而是用愛作為互相溝通的橋樑，是愛將我們的心一個繫着一個，使這個原本擁有溫暖的家更快樂，更溫馨。

女兒 娟 敬上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

### 公開組亞軍作品

### 悟

我睜開眼，所有活過的感覺又悄悄地回來了。一個穿白袍子的中年男子正在托着我那隻輕而無力的手，他眼鏡下的口罩輕輕一動，然後我覺得有少許刺痛，祇是少許。我吃力地把眼光環視一週，又緊緊閉上。這裏是醫院，我很清楚自己為甚麼來到這裏。

左手手腕上纏了很多繃帶，隱隱地從那隻略長的米白色衣袖裏顯現出來。我想看看紮得有多深，但無能為力，它只是沉重地攔在那裏。我望望那個戴眼鏡的人，想告訴他我很口渴，但他轉身便出去了，一個護士跟在他後面，隔了一會，房門被輕輕地推開，我再次見到那張張親切又熟悉的面孔。媽一個箭步來到牀邊，撫着我的額角；她那雙深陷缺神的眼角及眼角的淚影告訴我，我又令她擔心了。爸輕捉着我的右手，自從初中起，我們都沒有如此接觸過，他的手就像觸着我的心底的某種感覺。我見他掃了我的左手一眼，萬般憐愛地問我：「蕙，還痛嗎？」爸，這次受傷的不是

我的手，是這裏，這個仍在跳動的東西呀！他大概不會明白的。我輕輕地搖了搖頭，多麼想叫一聲「爸媽啊！但喉嚨就是那樣地梗着說不出話來。然後我接觸到大妹和二妹關懷的眼光，帶點慚愧地用眼睛跟她們打了一個招呼。她們身後沒有一個人，那種失望的感覺又再次回到我剛復甦的理智中。

大妹說：「姐，公司那裏我已替你告了假，說你病了，你放心休息吧！」我感謝地點了頭。

「蕙，很辛苦嗎？」媽媽似乎為我的虛弱擔心了。

「媽，我渴。」這是我唯一能掙扎出口的那個字。

「三妹，給姐倒杯水，快！」

又隔了一會，爸說醫生吩咐不能逗留太久，叫我多休息，不要想太多；他們會再來看我，然後我目送他們出去了。我覺得很疲累，迷迷糊糊便睡着了。

夢裏，我又見到那滿地的酒瓶子及自己滿是暖熱鮮血滴着的手。我像飄離了自己的軀體，冷眼旁

### 廖嘉麗

觀地看着那個躺在牀上的身軀在痛苦地掙扎。然後是嘩然的打鬥聲，忽地又看見爸爸媽媽們的一驚一叫、一急一亂。怎麼受創的肉體會沒感覺的？為何心裏又獨剩一種痛？我究竟在那裏？跟着我覺得自己在一條漆黑的隧道內不停地飛奔，一道光射過來，我見到已死的爺爺、婆婆、舅父：他們都和藹可親地對我點頭微笑。我覺得很快樂，有一種從來沒有的、像與天地大氣合而為一的輕鬆感覺。

然後，我又看見自己從小到大的一幕幕鏡頭，簡略地重溫着我那短短的一生。過往是喜是哀都強迫性地展現在眼前，看了後，溫暖與痛苦的感覺交雜。我見到爸、媽、大妹、二妹，還有很多親戚在我那短短的廿多年裏輪流地出現着；又見到很多好朋友；為何獨是不見一個人？接着我又開始「飛奔」了。

噢，我不要走呢！我還未見到我最想見的人，請讓我停下來啊，停一停！

兩腳在牀上猛地踢了一吓，我醒過來了。週圍黑漆漆的，左手邊的牀上睡着一個人，我望着右手邊透着淡淡月影的窗口，淚在慢慢的淌着。夢裏是我死的經驗啊！為何又回到這會令我痛不欲生的地方呢？當我對生命不再留戀時，我只是自私地想到自己：沒有對父母廿多年來含辛茹苦的撫育言謝或期望去

報答，沒有對十多廿年姊妹之情珍惜，沒有用長輩的愛護鼓勵自勉。甚至乎我吝嗇地關起內心世界，不讓別人關心我，不把我的苦楚向至親的人傾訴。我只顧自己鎖着房門飲酒、痛哭，我以為這世界沒有人比我更難受。他們為甚麼還要來騷擾我，揭開我痛苦的面紗？



### 中學組亞軍作品

### 爸爸、媽媽、我想告訴你……

周玉珠

十一月五日 星期二 晴  
爸爸、媽媽：

您可記得，今天是弟弟的十五歲生辰？

您又可記得，家裏已有多少天缺了安寧的日子？

可是，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您們還要爭吵？您可明白我與弟妹們的感受？

我們可真是把眼淚淚直往肚子裏淌啊！

昨天，一向沉默寡言的弟弟走到我跟前，臉色凝重的說：「姐，我的生日願望是希望爸爸不要再爭吵下去了，否則我在這個家是熬不下去的。我哽着咽，執着小弟的手，一時之間也不知該說些甚麼話好。」

今天，您們又因金錢之事而大肆爭吵，終釀至大打出手，最後出現的景象，是牀沿坐着蓬頭亂髮，滿臉傷痕，再淌着把眼淚鼻涕，迄自哭泣不止的母親；而聽外亦站着那乾喘着氣的父親，還在粗言穢語的謾罵過不休。可是，面對着如此的場面，我們當子女的又能做些甚麼呢？我們嘗試過婉言阻止你們爭吵，然而，換來的却是一次更慘烈的「家庭大混戰」，戰場上的每一人各自散在廳中，和着地上那一大堆給摔破了的碗碟，是沉默，是沉然的心碎……

爸爸，媽媽，你們可知道，你們每次的爭吵，總給我脆弱的心靈劃出一道好深好深的傷痕，經過十多年來的磨蝕，我剩下的已是一顆破碎的心，一顆殘缺不全的心，要重補這傷口，你們的諒解就是唯一的針引子！

爸爸，媽媽，你們是舊時代底下的犧牲品，我也明白，盲婚啞嫁或會撮合佳偶，但是，你們偏是那不幸的一對，對你們而言，離婚是一件羞恥的事，您們寧願進行不歡而散的爭執，也不願意給鄉里耻笑

然而，你們又可知道，我們現在在鄰居跟前抬不起頭來，我們抵受不了人家的竊竊譏笑。不過，每當我有這個想法，便不禁暗罵自己自私。可是，在潛意識裏，我真有點恨你們，真的！

爸，每次吵架時，你總指着媽媽大罵：「總有一天，我會宰了你。」爸，你咬牙切齒的模樣總使我相信這說話的可發性，我好害怕有這一天的來臨，假若事情真的發生了，我該怎麼辦？爸，我的心在鬱悶着，在絞痛着，我只想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場！

爸爸，媽媽，你們可知道，二十多年的錯誤婚姻，使我們在顛沛底下渡過童年，在憂慮底下渡過未完的下半生。

在同學面前，我們那因環境而形成的倔強性格叫我們懂得保護自己，我們可以在他們跟前大唱「快樂家庭」，再吹噓爸爸如何恩愛：「唉！真傻！這豈不是一此地無銀三百兩」，還是在做白日夢？他們可能會覺得我們好快樂，但——至今，還有誰會了解到我內心的悲酸？

爸爸，媽媽，我也明白，對於性格上、思想上極不協調的你們倆來說，要你們做到「相敬如賓」是絕不可能的事，我只希望，只希望你們不要再互相爭吵下去，你們現在的境況常使我有個好壞的念頭：「離婚更好。」可是，我知道，我和弟妹是絕不能和你們其中一人分開的，我……我好矛盾。

儘管你們對我們的管教是太過專制，包括晚間不准出外，不准與同學露營，我們仍願意承受內心的極度不滿，只因我知道你們的出發點是愛我們。爸爸，媽媽，我們不可以沒有年青人正常的社交生活，却不能忍受你們那「似乎是無期」的爭吵啊！

(轉第三版)

橋

公開組季軍作品

親情

朱燕莉



此刻，我的思緒好紊亂，只因剛才小弟的話還在我的腦海中盤旋不止：「姐，當我將來經濟獨立後，我不會呆在這兒住下去的，爸爸的咒罵聲，媽媽的哭泣叫我心碎，我好痛苦……」姐，小妹對我說了一句叫我吃驚的話，他說長大了不要結婚，她不要像媽媽一般……她的年紀還小，聽不懂我的解釋，不過，我萬想不到爸媽兩人間的爭吵也會刺傷她，我……我不知怎麼說，怎麼辦？「我不語，緊緊牽着他的手，姊弟倆無言的流起淚來。

究竟這世上是否真有天意？如果冥冥中真有神的話，求祢，求求祢幫助我！晚安！世界！

今年暑假，我帶着女兒上廣州。女兒都十一歲了，還是第一次回鄉呢。提着簡單的行李，我們踏上回鄉的歸途。

火車飛快向前，我的心也像車聲般隆隆作響。路途的景色吸引着女兒，瞪着一雙大眼睛，看個不停。田野、村莊在我眼前掠過，慢慢地另一個景象出現在我眼前，那是十二年前的今天……

十二年前的今天，廣州火車站裏，有一對母子都在傷心地哭。那就是我和我兒，車站內，我提着簡單的行李，與我的兒子道別。我的兒啊，只有七歲，他抱着我的雙腿，不停地哭，我撫摸着他的頭，哭成淚人。兒啊！我怎麼忍心拋下你？但現實的環境，不讓你跟着我啊！我和你父親分手，法庭把你判給我，你說，我有甚麼法子呢！兒啊！你年紀小，你明白媽媽的苦衷嗎？你還那麼不懂事，往後的日子怎麼過？汽笛聲響了，火車就要開動了，我咬咬牙，把心一橫推開兒子，頭也不回，就往車廂裏鑽。

往香港的火車開動了，隆隆的車聲，像錘子一樣，敲着我那碎了的心。兒啊！你原諒我吧！你可知

你媽的心？媽是逼不得已把你拋下啊！淚水滿面的我，坐在車廂裏……

「兒啊！今天你怎麼了？媽今天回來希望你，你原諒我嗎？我給你帶個妹妹回來呢！不知覺間，淚水又如泉湧出。

「媽咪，你為甚麼哭呀？」女兒驚叫着。

「呵，沒甚麼。」我連忙擦乾淚水。望着女兒，我很想把她有個哥哥的事告訴她，可怎麼啟齒呢？怎麼解釋呢？她接受嗎？還是算了！到了廣州再說吧。

車廂廣播傳出女播音員的聲音：「廣州站就要到了！」立刻，我的心跳起來，越跳越快，隨時都會跳出來似的。我的兒樣子怎麼了？是高？是瘦？他會罵我吧？他信上說來接我車的，來不來？不知怎的，越想越亂，突然，腦子裏一片空白……

隨着人流往前走，車站外接車的人羣黑壓壓一片，誰是我兒？「媽！我在這兒。」隨着聲音，我望見一個年輕人在揮手。我遲疑着躊躇不前。媽，是我呀！年輕人已到眼前。我的眼睛已一片模糊了，我伏在兒的肩膊上，一手撫摸

着兒的頭，兒啊，真的是你。我嗚咽着。

良久，兒給我擦去淚水，對我說：「這是我妹妹吧？」這時，我才注意到女兒怔怔地望着我們。

「這是你哥哥。」我對女兒輕輕地說，「叫聲哥哥吧！」女兒一言不發轉過身去。我的心立刻就像被甚麼刺了一下似的，我難過得低下頭。

兒像看出我心事似的，忙說：「你們都累了，快到我準備好的住處休息吧。離車站不遠，走幾步就到了。妹妹，休息過了，我帶你到處逛逛好不好？」他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拉住妹妹的手，往前走。我滿懷心事的跟在後頭。慢慢我發覺兒子和女兒有講有笑了，我心裏掠過一絲笑容。

夜深人靜，女兒早已睡去。我和兒子相對無言。其實，我們都有很多話要說的呀！說那句話好？我鼓起勇氣，拉着兒子，「兒啊！媽對不起你，把你掉下這許多年，你不要怪我，你原諒我嗎？」說着說着，淚珠一顆顆滾出來了。

「媽，我不會怪你啊！當初，我是很恨你，隨着年紀增長，我已清楚明白了你當時的環境。媽，過去的事不要提了，我們都咬緊牙渡過了，過去的一切，我會體諒你的。媽，我只想你今後更幸福更愉快。」聽了兒的話，這些年來的辛酸苦辣都給沖走了。

「媽，你笑吧，你兒今天已成長了，白天工作，晚上去唸夜大學，去……」兒子把他的一切，盡情地說着。

「哥哥！」女兒在睡夢中叫着。我驚奇地望着兒子，兒子只是笑着要我自已猜個明白。最後，還是兒子道出因由。原來他已把一切詳細解釋給女兒知道了。我緊握着兒子的手，久久都沒放開……

火車朝着香港駛去，窗外的景色，再也不能引起女兒的興趣了。女兒不停地訴說着她和哥哥在廣州的趣事。末了，道出這麼一句話：「媽咪，我們甚麼時候再到廣州看望我那個同母異父的哥哥呀？」我笑起來了，堅定的告訴她：「明年的今天！」

北戴海邊的這一夜，我想起了你們……

似水的夜，只有海風吹來，吹起了人們心裏的惆悵。深夜的北戴河，天上暗雲隱隱，明月出沒其中。灰色的沙子，載着我孤單的腳步，蜿蜒伸向道白浪的海邊。

我坐在沙子上，靜靜地看著前面的渤海。海邊並不靜，她有海浪的呼喚聲，夏蟬的長鳴，和蛤蟆的高唱——我的心中也不平靜，我想起了我的爸爸、媽媽。離家已近月的我，忽然在這孤單的夜裏，懷戀起我的家來。

溫馨的往事，一幕幕地在腦海中掠過。從前以為平淡的小事，這一刻我明白了它蘊含着的深深愛意；從前我已淡忘的小事，這一刻忽又清楚呈現——

記得大約是十年前，那時一家還沒有移居香港，我正擁有一個山中小院的美好童年。在我家前面，有一個庭院，種了許多粗壯的蔥蒜，月光下暗香浮動的黃菊，還有青青無愁的芭蕉，風中搖擺的桑樹。也是在一個夏夜裏，一家人坐在芭蕉樹下，爸爸輕輕地搖着葵扇，我就坐在媽媽懷裏，出神地聽着大家談笑聊天，不知不覺地睡着了。唉，這時我才記起，爸爸的葵扇，原來不是向自己搖，他是替我趕蚊哪！我也記起了母親的手，正在輕輕地拍打着我的後背，常常柔聲哄我：「小寶寶，睡覺吧！媽媽明天買糖。」

想着想着，我的嘴邊不禁掛上了一絲微笑。真的，在山中的那幾年，是我一生中最高興無慮的日子。記得在那溫暖的小家庭裏，沒有一刻不是充滿着歡笑。

渤海的海浪聲依舊，涼風吹來，將我的神思又吹回了已逝去的時光裏——

三、四年的童年時間過去了。我開始背着小書包，往學校上學了。那時爸爸對我督促真嚴，「望

中學組季軍作品

爸爸，媽媽，我想告訴你……

陳達源

爸爸，媽媽，我想告訴你：在北戴海邊的這一夜，我想起了你們……

似水的夜，只有海風吹來，吹起了人們心裏的惆悵。深夜的北戴河，天上暗雲隱隱，明月出沒其中。灰色的沙子，載着我孤單的腳步，蜿蜒伸向道白浪的海邊。

我坐在沙子上，靜靜地看著前面的渤海。海邊並不靜，她有海浪的呼喚聲，夏蟬的長鳴，和蛤蟆的高唱——我的心中也不平靜，我想起了我的爸爸、媽媽。離家已近月的我，忽然在這孤單的夜裏，懷戀起我的家來。

溫馨的往事，一幕幕地在腦海中掠過。從前以為平淡的小事，這一刻我明白了它蘊含着的深深愛意；從前我已淡忘的小事，這一刻忽又清楚呈現——

記得大約是十年前，那時一家還沒有移居香港，我正擁有一個山中小院的美好童年。在我家前面，有一個庭院，種了許多粗壯的蔥蒜，月光下暗香浮動的黃菊，還有青青無愁的芭蕉，風中搖擺的桑樹。也是在一個夏夜裏，一家人坐在芭蕉樹下，爸爸輕輕地搖着葵扇，我就坐在媽媽懷裏，出神地聽着大家談笑聊天，不知不覺地睡着了。唉，這時我才記起，爸爸的葵扇，原來不是向自己搖，他是替我趕蚊哪！我也記起了母親的手，正在輕輕地拍打着我的後背，常常柔聲哄我：「小寶寶，睡覺吧！媽媽明天買糖。」

想着想着，我的嘴邊不禁掛上了一絲微笑。真的，在山中的那幾年，是我一生中最高興無慮的日子。記得在那溫暖的小家庭裏，沒有一刻不是充滿着歡笑。

渤海的海浪聲依舊，涼風吹來，將我的神思又吹回了已逝去的時光裏——

三、四年的童年時間過去了。我開始背着小書包，往學校上學了。那時爸爸對我督促真嚴，「望

子成龍」，是天下間每一位父母的心願呀！

記得這是一個冬夜，窗外北風正緊。已是晚上十點了，爸爸還在教我唸書。唸呀唸呀，也不曉得在唸着甚麼了。這時媽媽托着三碗熱燙的自釀糯米酒進來，笑道：「看你父子倆讀得這麼辛苦，先喝碗糯米酒吧！」我一聲歡呼，已搶先端起一碗糯米酒喝了。事隔許多年，我還記得那次的酒特別甜些，因為我喜歡甜的緣故；又不太燙；又我雖喝得急些，卻沒有傷着喉。唉！媽媽的心思真太細密了。

還記得那次喝完酒後，爸爸又逼着我唸書。我大哭大嚷，儘是賴着不依。媽媽將我抱在懷裏，眼中滿是憐愛，柔聲道：「看孩子讀得這麼辛苦，改天再學習吧！」爸爸道：「哼，算了！現在想起，忽然醒悟在爸爸語氣中，除了薄斥之外，大部份都為慈愛所佔據了！我孩子的歡樂年華，就像是庭院內的一株嫩菊，在羣山的懷抱中，不經風霜，日夜受着愛的灌溉、滋養、保護。慢慢地，它成長起來了。

不久之後，我們一家遷來了香港。爸爸、媽媽為了家庭，在外辛勤工作，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在十小時以上，星期天也很少不去加班。——想到這裏，我的鼻子酸了起來。因為我知道拖着疲勞的身軀從工廠歸來的父母，陪伴我的時間雖然少了，對我的關懷和愛護却分毫未減！

由於從小得着爸爸的督促教導，使我對自己的學業頗能認真對待。晚上溫習，每每不到深夜十二點不休。每次爸爸、媽媽從夢中醒來，見到我的房內仍亮着燈光，便心疼得不得了，急忙的跑了過來，不管歌哄或是命令，反正便要我立刻睡覺。那時我為之而十分煩燥，只覺二老囉唆，令我不能全神讀書。唉！現在想起父母疲倦歸來，我還

得無地自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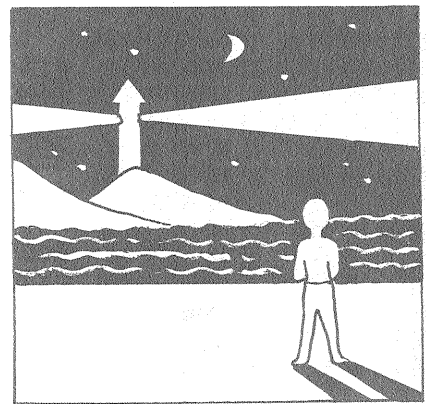
印象最鮮明的一次，是發生在兩個月前。那時正是中三的大考時候，為了爭取良好成績，我每天晚上都溫習到一、兩點鐘。在一個月明的晚上，我正埋頭讀着化學，只覺心下很亂，讀書也不入腦裏。正急燥間，忽聞背後一聲「嗨啲！」回過頭來，却見媽媽站在門前，一面焦急之情，道：「現在已一點多了！一源，你不要命了麼？」

我也不知怎的，只覺一陣怒氣上衝，大聲喝道：「我溫我的，你睡你的，又干你甚麼事？」媽媽被我喝得呆了，怔怔的站着，半響才轉身出去，我自己也呆了，真不相信這話是我方才說的。也不知過了多久，却見媽媽輕輕地走了進來，眼神中仍是充滿了無限的憐愛。她手中端着一碗甜蛋湯，放在我的書桌上，嘆了一口氣道：「一源，媽媽知你學習辛苦，只望你要注意身體啊！」她那因過勞而顯得遲緩的身軀，終於慢慢轉了出去。

我的眼淚再也控制不住了，奪眶而出。模糊淚眼中所看的一切，都化成了媽媽的微笑、感嘆，都蘊含着比海還深的愛。那碗蛋湯喝在口裏，也不知是怎般滋味——

渤海的晚風依舊，海浪聲還在不停地呼喚着遠人。我的目光回憶中收回，駐留在如畫的海上。——漆黑的大海，有一盞導航燈。明亮的燈光，是那樣的溫馨，她是水手們寒冷心內的一點慰藉。不論前面是巨浪、礁石，或是一切的海妖水怪，都有這盞明燈在鼓舞着他們的奮鬥。

爸爸，媽媽，我想告訴你：——這一刻我在遠望海的另一方，在尋覓我心中的明燈。



# 燈罩子碎落的晚上

凱 嫻

晚飯後，父親、母親和女兒三人，坐在客廳裏的梳化上，欣賞某位偶像派歌星的演唱會特輯，女兒是位標準的小歌迷，整個人都陶醉在偶像的一舉一動，一投足和熱情奔放的歌聲之中，而父母倆也頗能接受時下青少年對她們心中偶像的狂慕，與女兒共融於欣賞表演的娛樂性氣氛裏。

突然，一聲尖叫響起，只見女兒已縮成一團，一邊用手不停地向空中揮撥，這突如其來的劇斯底理的舉動，原來是由於一隻突然從露

台外闖進的飛蛾！而一向膽小的女兒誠然是最害怕那些飛行的昆蟲，她那過份神經質的恐慌表現，雖然屢經慰解和開導，都不能起甚麼作用。這時，一向對家人保護性甚強的父親，隨手握起一卷報紙，猛力地撲打那空中的飛蛾，然後，一嘆

的一聲，蛾兒似是踪影不見了，但那吊在天花板上，原有六個燈罩和單子的吊燈，其中一個罩子已經掉落在地毯上，碎片洒滿一地了。

那缺了罩子的尖長形小燈泡，樣子古怪地亮得特別刺眼，彷彿有一點赤裸裸的可憐！

## 影伴相隨

鄭玉燕

很早時曾經答應過丈夫投「橋」一刊一份稿子，懶散的我，總是不願拿起筆，生怕文句差，寫錯字，種種理由，就這樣地一天一天的推下去。今天大着膽子，拿起筆，心裏想，有他的鼓勵，或可幫着我呢！

中學時曾讀過一課書，是朱自清的「背影」，描述對父親的感情，細膩而感人，印象猶新；今天就讓我以此為題寫「背影」，他就是我的另一半。

每天早上，我都送着丈夫出門，當大門一關閉後，我便立刻走到露台前，默默地目送他的背影，心中總祈求着這背影會回顧，向我揮揮手，然後望着他神氣地踏上一天工作旅程的開始。

，哭聲和怒氣也漸漸微弱和穩退下來了。

到了廣告時間的片段，斷續而微弱的哭聲又訴說着女兒的倔強和驕縱，這時，坐在一旁的父親用平靜的語調開腔了：「你看吧，爸爸為了解救你的驚慌，錯手把燈罩打破了，然後我獨自一個人做好了善後的工夫，心中還要盤算着明天可以到哪裏去買一枚新的回來填補，我從開始到現在也沒有哼過半句，其實該哭的是爸爸哩！」

這次，女兒沒有做聲，只是心中還有少許忿怒。母親仍不禁加上三兩句提醒女兒甚麼責任承擔之類的教訓。不過，自從父親的話道出之後，情況就有更好的轉機了；無論為那位在過程中埋怨指責而不够冷靜寬容的母親，或者那陷於自衛反駁而缺少檢討的女兒，父親的榜樣和話語都提供了反省的機會，一場不快和衝突得以和緩下來了。

演唱會特輯告終了，妻子帶着讚賞和歡意的目光緊握着丈夫的手，女兒也馴和地向父母親道過晚安回房安睡去，只有那顆仍附屬於天花板的吊燈上，缺了罩子的燈泡，却靈活地散發着率真而清亮的光芒。

我默默的護送他的影子，心裏為他祝福着，為他祈求一天工作順利，為他生命旅程而祝福，因為他是我的另一半，祈求他安好也是自己的安好，祈望他愉快也是自己的愉快，我想，這就是共融吧。

他的影子慢慢的在路上消失，我心裏總帶着絲絲的甜笑，無論苦與樂，我的另一半也會陪伴着我，我們是上天的安排，是緣份的契合，是永不分開的一對。記得他常常說：「修千世始能成爲夫婦。」就爲了這般微妙的緣份，難以解說的安排，我們結合，建立了溫馨的家庭，有了我們至愛的兒女，我感到生命帶來的一份喜悅和滿足。

我愛我的另一半，影伴相隨，至死不渝。



八五、九、廿六完稿

### 給心愛的安琪：

天上總是飄着些白雲，地上總是吹着些微風，英倫的風花雪雨掩不住我和我的志氣；白雲常常泛泛起我倆的思維，微風次次喚起我倆的情絲，你推我，我碰你，在畫堆裏，在旅途上，找不盡愛意和真理。南風細雨，催促了晚霞，北星新月，在灰空裏闌珊，我倆遊閒於松底橋畔，開心地，密密的傾談。威爾斯，帶來無限的歡欣，啊！我愛的姑娘在身邊。

……夢醒時，晨光淺笑，窗外的小鳥歌唱着；那可愛的名字：「安琪、安琪、她的身體很健康，思路又敏捷。」聽了，心中有無限的甜蜜和喜悅；啊！我愛的姑娘在那邊。

我望着戶外的旭日藍空，如同看見了美妙的將來；你的笑語、你的臉、你的柔軟的髮絲；你的理想、你的心、你的橫強的意志；怎不教我的咀巴不停地跳動着：「安琪、安琪、我等待你，我等待你，直至互相擁抱的那一天！」

泰祈  
結婚三周年紀念  
八五年十月十一日

### 編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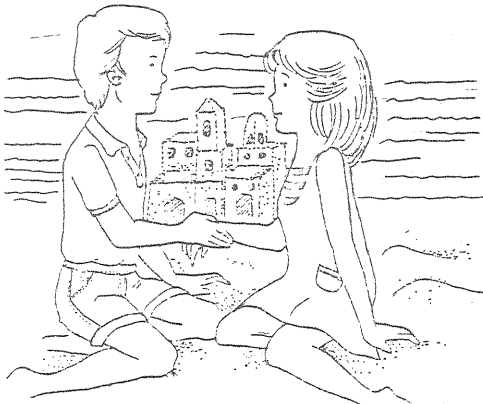
今期的內容刊登了本會第二屆徵文比賽的優勝作品。今次徵文比賽分公開組及中學組；公開組不限題目，內容乃圍繞家庭關係為主，而學生組的題目是：「爸爸、媽媽、我想告訴你……」。內容是從兒女的角度看父母親及家庭關係。收到的作品都非常感人，道盡每個家庭的微妙關係，細緻動人。公開組的三篇文章，皆描述兩代間的親情，寫出父母與兒女間的愛是無私的，永恆的。中學組的三篇文章，寫盡兒女對父母親的心聲，使為人父母者感受到爲兒女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回應，而夫婦關係對兒女的影響也一一在文章中，從孩子的筆下表露無遺。

此外，還有三篇讀者寄來的文章，也溫馨地歌頌了夫妻間的愛與關懷。

### 伴侶

打從心裏微笑的那一天  
看夕陽看得出神的那一天  
認爲生命最美好的那一天  
你希望有人陪伴着你  
更希望有人與你共享  
如果只是影兒一個  
心裏會失去微笑  
夕陽看起來也帶哀傷  
沒有人與你同行  
最好的日子也會黯然無光

——轉自夏日戀曲——



日期	地點	形式
九月七、九、十一、十二日	九龍牧民中心	一日三晚講座
九月廿七、廿八日	九龍牧民中心	壹日半營
十月六、七日	香港堅道明愛中心	壹日半營
十月十八、十九日	九龍牧民中心	壹日半營
十一月一、二日	赤柱瑪利諾修院	住宿營
十一月廿二、廿三日	九龍牧民中心	壹日半營
十二月六、七日	九龍牧民中心	壹日半營
十二月十三、十四日	赤柱瑪利諾修院	住宿營

一九八六年九月至十二月之婚前講座

歡迎準備結婚的男女參加，請向本會查詢及索取報名表格。